

吸血鬼三部曲

【美】大卫·威灵顿 著 刘经安 译

99口棺材

吸血鬼猎人和吸血鬼之间的殊死较量
一个嗜血如命的吸血鬼军队墓穴里的100副棺材 99个等待被复活的吸血鬼
吸血鬼猎人和吸血鬼之间的殊死较量再次上演……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99 COFFINS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吸血鬼三部曲

99 口棺材

【美】大卫·威灵顿 著 刘经安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99 口棺材 / (美) 大卫·威灵顿著; 刘经安译.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7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吸血鬼三部曲)

书名原文: 99 Coffin

ISBN 978-7-5396-3418-0

I. ①9… II. ①大…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387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09698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ree River Pres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岑 杰 曾 冰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0551)5657625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约翰·盖斯特杜尔夫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他确实热衷于吸血鬼,但是并不过分。他的慷慨大度为他在这本书中赢得了位置,并且他和善的脾气让他赢得了一个怪诞的角色。他曾说:“尽兴地写吧。”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为了创作本书中以内战为背景的那一部分,我曾花了许多时间做研究。其间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他们回答了我的诸多问题,让我能够贴近史实。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公园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其中的内战热衷者尤其慷慨,不遗余力地给我以悉心教诲。克雷格·杨也给予了全力协助,他编写了一部说明,详尽地描述了缅因州志愿步兵团的活动、他们的宿营地点以及战争每一天里他们的装备。他的工作为故事时间表的创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来源。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凯瑞亚·桑顿、杰伊·索尼斯以及三河出版社的其他人员,是他们的诚挚的帮助让这本书得以出版。

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妻子伊丽莎白也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寥寥几笔难以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柴斯

她坐在石头上，
比那些石头还要古老；
像吸血鬼一样，
她历经生死多次，
谙知墓穴的诸多秘密。

——沃尔特·佩特《文艺复兴史研究》

1.

蒙特罗斯心里想,在这个宽阔的山谷里曾有五万士兵伤亡,那一定是地狱般的情景——伤者横躺在死者的尸体上,山头上的大炮仍在向另一个山头开火,战马嘶鸣,硝烟弥漫,处处笼罩着极度的绝望。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曾经可能彻底崩溃——然而,正是这个地方,挽大厦于将倾。

当然,那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了。现在,当他放眼俯瞰沐浴在晨露中的曾经的葛底斯堡战场时,只见清风从山峰之间吹来,绿树婆娑,葱茏的青草起伏摇曳。鲜血早已干涸,尸体也全部被运走埋葬了。在田野远处的一个角落里,他仍能依稀辨认出一群内战热衷者使用的精心仿制的帐篷,但看上去似乎连他们也都睡过了头。

他搓了搓脸,试图让自己清醒点儿,却忘了眼睛周围仍残留着昨晚参加聚会时涂的黑眼线——这已经是那天早上他第三次把这事忘了。杰夫·蒙特罗斯不是个爱早起的人,他倒是很乐意把自己想象成夜行者。

当约翰·盖斯特杜尔夫教授星期天早上六点打电话来,问你是否在他到达前查看了学生们的发掘工作时,你当然得一边匆匆地穿着衣服,一边尽量爽快地回话。教授是最杰出的内战史研究专家,也是葛底斯堡大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于像蒙特罗斯这样的研究生来说,如果想在将来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就一定得坚定地和教授站在同一阵线上。

而当学生们真的发掘出非同寻常的东西时,你瞧,就连像蒙特罗斯这样沉稳的中坚分子也捺不住性子了:一看到教授的别克车向他开来,他穿过树林,跑下山坡,来到路边不停地向教授挥手。于是小汽车在蒙特罗斯示意的地方停了下来。

盖斯特杜尔夫个子高高的,长着一头让人吃惊的白发,嘴上留着梳理整齐的髭须。他一从车子里钻出来,没等学生向他汇报情况,便沿着小路向山坡

上奔去。

蒙特罗斯追着教授极力解释道：“一发现这个情况，我就给您打了电话，我敢保证还没有人下到里面去。”

盖斯特杜尔夫点了点头，但还是一言不发，两人匆匆向发掘地点赶去。教授反复审视着主发掘壕坑，只见土地上有一个被生手挖掘开的粗糙的坑，坑底是一大块基本上被黑土覆盖的腐烂的厚木板。来挖掘的学生都是为了附加的学分，没有人是内战史研究专业的。现在，他们穿着色彩鲜亮的衣服围着壕坑站着，用手把泥铲或铁锹扶在肋下，要么是百无聊赖，要么是惊恐未定。盖斯特杜尔夫是一位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然而给学生评分却十分苛刻，所以没有学生敢惹他生气。

选这里让学生来挖掘是因为它只是过去历史研究感兴趣的地方。这里曾经是一个弹药库，南部联邦军队在这里挖了一个窄窄的坑用来存放一桶桶黑火药。战斗结束时，士兵们需要紧急撤退，匆忙中他们炸掉了弹药库，以免落入战胜的北部联邦军队手中。盖斯特杜尔夫原本没想到能在此发掘出什么特别的东西来，或许倒可以发现一些烧焦的弹药桶的碎片和几个镀锡的铅弹球，这些铅弹球跟镇上礼品店里出售的没什么两样。

在挖掘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他们甚至连这些东西都没怎么发现，然而接下来，挖掘就变得越来越有趣味了。马茜·杰克逊是刑事司法专业的学生，她一直在壕坑的底部挖掘，就在盖斯特杜尔夫来到这里的一个小时前，她发现了弹药库的木地板。现在，蒙特罗斯正在示意她走到跟前来，只见她把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

“马茜的泥铲碰到了其中的一块地板，声音空洞洞的，她觉得下面像是空的。”蒙特罗斯解释道，“她，嗯，然后她又敲了几下，结果木地板碎裂开来，掉了下去，下面有一个空洞，也许很大。”这就是说，这个地点不仅仅是一个弹药库，然而它到底还用来做什么呢？大家都猜测不已。

马茜辩解说：“我只是想看看下面有什么，您在上课时说过，我们应该有颗好奇心。”

盖斯特杜尔夫仔细打量了她片刻，说道：“是的，不错。不过，年轻的女士，我也曾告诉过你一条规矩，挖掘时，在现场资深专家没有查看之前，不要破坏

任何东西。”

蒙特罗斯看到杰克逊低下了头，她的双肩在颤动。

教授仍然盯着她。“不过，考虑到其后果，我想我们可以不计较此事。”接着，他笑了，热情而有魅力。“你能带我们去看看你的发现吗？”

那个学生咬了咬嘴唇，爬下壕坑去，盖斯特杜尔夫跟在她后面，然后一起查看了木板上的洞口。教授叫站在上面的蒙特罗斯取来几个手电筒和一把梯子。盖斯特杜尔夫第一个爬了下去，蒙特罗斯和杰克逊紧随其后。下到洞底，他们挥舞着手电筒四下里探寻，根本不知道会发现什么。

他们很快断定，这个弹药库建在一个天然的洞穴上。宾夕法尼亚州有许多这样的洞穴，然而，大的洞穴主要分布在葛底斯堡北部。洞穴顶部有几处用木头撑着，似乎联邦军队的士兵们早就知道这个洞穴。参差不齐的钟乳石从洞顶垂下来，然而地面显然是经人力平整过的。黑漆漆的洞内伸手不见五指，手电筒几乎不能照亮什么，可是他们仍能看到这个洞穴并不是空的。昏暗中，隐约可见形状长长的、矮矮的东西紧紧地排在一起，也许是大板条箱之类的东西吧。

杰克逊把她的灯光照向其中的一个，接着，便听到她一声尖叫。那两个男人掉转灯光照着她的脸，她不耐烦地眯着眼睛说：“我没事，只不过没想到这里有棺材而已。”

蒙特罗斯紧挨着她查看的箱子跪下来，发现她说的是真的。“哦，天哪！”他低声说道。在他们最初发现这个洞穴时，他曾设想这个地方会存放着武器或是早已腐烂的食物和一般的供应物资。他从来没想到这里可能会是一座墓穴。

他开始兴奋得发抖。事实上，每一个考古学家都想发掘一块古老的墓地，也许他们会因为发现石制的箭头或是古代厨房的遗迹而兴奋，但是，他们进入该领域的首要原因是想发现第二个图坦卡蒙^①国王或是第二个兵马俑坑。他挥动手电又照了照其他的箱子，发现都是长长的八角形状。这些都是普通的木质棺材，上面是被锈迹斑斑的折叶扣住的简单的棺盖。

各种可能的猜想在他大脑里快速旋转起来：里面存放的当然会是尸骨，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然而，也许还有残留的衣物，或许还有内战时期的珠宝；有

① 图坦卡蒙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其墓穴收藏极为丰富。墓内的珠宝、工艺品、家具、衣物、化妆品以及各种兵器多达五千余件。

许多其他事情要做:分类登记、整理描述、对整个洞穴进行测量并绘图……

当杰克逊伸手去掀开最靠近的一副棺材时,他狂乱的思绪就像脱了轨的列车,戛然而止。“喂,不要……”他叫道,然而她已经把它打开了。

“年轻的女士!”教授无奈地叹息着,但此时他只是摇摇头。蒙特罗斯走上前去看了看,他怎么能忍得住不看上一眼呢?

棺材里面躺着一具骷髅,保存得近乎完美,所有的骨骼都完整无缺。然而奇怪的是,它们上面没有一丝皮肉。即便是经历了一百四十年,都应该能看到残存的毛发或是干缩的皮肤,但是这些骨骼就如同博物馆里的标本一样干净。而更令人惊讶不已的是,骷髅的头骨变了形,颌骨比正常人的尺寸要大,牙齿数量也比正常情况下要多。其实是多得多,并且没有一颗能算得上是二尖齿或臼齿,都是些令人感到邪恶的三角形,稍微有点透明,就像鲨鱼的牙齿。蒙特罗斯意识到曾经见过这些牙齿,但就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

显然,盖斯特杜尔夫的记性要好些,蒙特罗斯感觉到身后教授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杰克逊小姐,我打算让你现在离开这里,”他说道,“这里不再适合大学生待了。蒙特罗斯先生,实际上我想让你上去叫所有的学生回家,可以吗?”

“当然可以。”蒙特罗斯回答道。他领着杰克逊回到梯子那里,并按照教授的吩咐做了。有些学生牢骚满腹,而有些学生问的问题他不知如何回答,只能答应在下次班会时向他们解释。当所有的学生离开后,他匆匆忙忙又爬下梯子回来,迫不及待地要去工作。

洞底的情形让他感到莫名其妙:只见教授跪在那副棺材旁,手里拿着个黑色的、有如拳头般大小的东西。他轻轻地把那个东西放进骷髅的胸腔中,接着,他似乎吃惊地向后一倾。

然而,正当杰夫要问怎么回事时,教授却举起一只手让他不要说话。“杰夫,如果你也回家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我想单独和这个发现待上一会儿。”

“难道您不需要人帮着分类登记这些吗?”蒙特罗斯问道。

在手电筒光束的照耀中,教授的眼睛显得异常明亮。杰夫用不着再看第二眼就知道答案了。

“好吧。那么,回头再见吧。”学生说道。

盖斯特杜尔夫没有回答,他已经又低头盯着那副棺材了。

2.

我最后一次见到汉考克将军是一八八六年在纽约港的总督岛上。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管理职务也降低了不少，只是大西洋师部的司令。寒冷中，我在他办公室的接待室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只能靠一个小火炉取暖。他走进来时步履艰难，显得有些痛苦，然而他的祝福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

我们有一些琐碎的事务需要处理，最后处理的就是我搜集整理的一札薄薄的文件，是关于一八六三年七月我在葛底斯堡的工作。“我认为应该把他们烧掉。”将军对我说道。文件他一眼都没看，取而代之的是注视着我的脸，目光锐利而清澈。我记得从那次战斗的第三天起，他的目光就一直如此。此时病痛并没有影响到他敏锐的思维，也没有动摇他的精神。“这些文件给我们的子孙带来的除了精神上的恐惧之外，什么都不会有，并且一旦公开，会毁掉许多美好的事业。翻动这些陈旧的记忆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没有人会质疑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的威信，我俯下身收拾好文件又将它们放回到手提箱里。他转过身去端了一杯茶，茶杯在冰冷的房间里冒着热气。

“可是那些士兵怎么办？”我问道，“他们可全都是老兵，全都是的。”

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他们死了，先生。”他一边说着，一边抬起双脚放在火炉上。“最好还是让他们保持现状吧，”他又补充说道，声音变得更加深沉，“这样也最对得起我们的良心。”

一个星期后，他被运送到宾夕法尼亚，并被埋葬在那里，死因是一处久治不愈的伤口。

——威廉·皮藤杰上校的文件

3.



99 Coffins

那辆没有警察标记的小汽车停在离谷仓只有一百码远的地方，被一排树遮挡着。就是这个谷仓，她一直盯了这么长时间——它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被风雨侵蚀的厚木板，破烂的窗户东一处西一处地在上边敞开着。它看起来似乎应该被废弃，或者被拆毁，可是她知道，里面挤满了戈德温家族的十五个成员，而他们每个人都有犯罪记录。根据她的判断，他们都在睡梦之中。一只灰色的松鼠沿着排水管一侧向上跑去，她差点儿从座位上跳起来。她控制住自己，在记录簿上草草地做了些记录。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宾夕法尼亚州拉兹威尔附近的戈德温家族住处，继续监视户外情况。就这些吧，她心里想。搜捕的日期终于来到了，她抬眼一看，仪表盘上的钟已经过了早上五点四十七分，她又记下了时间。

“我数了一下，谷仓的前面有五辆车，”警士彭特说，“那是他们所有的车——整个家族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一举把他们全部抓获。”作为案件调查的下级警官，卡克斯顿受命跟随一名经验更丰富的州警。彭特从事案件调查已有很多年了。他一边呷着冰冷的咖啡，一边斜眼朝挡风玻璃外望去。“这是你第一次亲身体验真正的警察工作，是吗？”

“你可以这么说。”她回答道。她曾经从事过一项调查工作。为了生存，她和吸血鬼殊死搏斗，他们极其凶险，远远超过彭特在他的警察生涯中追踪过的任何一个恶徒。吸血鬼案件使她得到了提拔，但这在她的档案中只字未提。自从她从巡警局提升到刑事调查局以来，整整一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在她被真正允许参加实际的刑事案件调查工作之前，她在荷希学院没完没了地上课，以笔试和口试全部合格的成绩通过了测谎仪和背景测试，通过了全面的心理、体格、体力适应性评测，包括预防毒品的尿液检测。接下来就是艰难的实际工作了。过去的两个月以来，她十二小时一个轮班，坐在小汽车里监视着

谷仓,因为警方认为宾州最大的毒品实验室之一就藏匿在里面。她没有进行过一次抓捕,没有查抄过任何证据,也没有走访过任何一位相关人员。这次搜捕行动将证明她是否适合刑侦工作,因此她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

“告诉你一个秘诀吧。如果没有什么事发生,你不必每五分钟就做一次记录。”他面带笑容,用咖啡杯指着记录簿说道。

她微笑着回应,把记录簿猛地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眼睛一直盯着谷仓。她想谈论一些有趣的话题,以便让彭特觉得她是他们中的一员。然而,她还来不及想出任何话来,车上的无线电指示灯就亮了,他们的上司贺瑞斯队长的声音传了出来。

“所有的车请注意,所有的车请注意:搜捕证已经签发。防化部队和消防战士已经就位,所有警车已经到场,我们去弄醒他们!”

卡克斯顿的身体突然一阵兴奋,时机到了。

彭特扭动发动机的钥匙,汽车一下子发动起来。他们飞速向前冲上了马路,接着一个转弯,车轮拖着尖锐的摩擦声,开进了谷仓前宽阔的碎石车道。在他们四周,一直隐藏着等待时机的其他的警车纷纷破林而出,武装警察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拥到碎石路上。她身边的两个州警带来了一个破门工具——一节长长的注满混凝土的PVC管,就连钢门都能撞得开。另外一个州警跑去敲门并宣布搜捕——在他们冲进去抓捕之前,他得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大声示警。每个人都武装整齐,并且戴着防毒面具。她一把从腰带上扯下防毒面具扣在脸上。毒品实验室大量生产剧毒化学药品,包括几秒内就可致命的氢化磷毒气。防护面罩使她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向前冲去。她拔出枪,靠近臀部握着,她的心在胸口剧烈地跳动。一切都来得如此之快。

“一组向左,二组跟我上。快,快,快!”贺瑞斯队长一边叫着,一边从她的身后向前冲去。“三组保持距离。”——这是在说她那组——“三组,”他叫道,“向后撤,向——低头!”

谷仓二楼的一扇窗户突然被打开,一个剃着光头、脸上带着疮疤的男子探出身来用猎枪向他们射击。真见鬼!她心想,他们此时应该是在睡觉的!她朝前跑去,想在谷仓的门廊下隐蔽起来,这是能够掩护她的一个窄窄的、带顶的门廊。

“你，快回来，快回来！”贺瑞斯嚷道。子弹射入碎石路面，击中她的车盖，车子仿佛被锤子砸了一下。“卡克斯顿，快回来！”

在她生命的二十七年里，从来没有人向她开过枪。她的思维停滞了，她的肾上腺素向她的血管里喷涌，这使她感到肾部疼痛。她竭力去思考，不得不服从命令。她试图转身向后跑，然而警车离她是那么远，她在空旷的地带，门廊就近在眼前——

一颗猝不及防的子弹猛地射进她的胸骨部位，她身子向后一个趔趄。

她的视线变红了，接着是黑色，但只持续了一会儿。她的双脚似乎不能在松散的碎石上站稳，于是一头扎到地上。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整个身体像是被击打的钟。

一双戴着手套的手一把抓住她的脚踝，拖着她向后离开了谷仓。她的双腿剧烈地颠簸着，她的左臂失去了知觉。一张张的脸低下来盯着她的脸看，是一张张戴着头盔和防毒面具的脸。一阵嗡嗡声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有人在呼叫看她是否还活着。

“防弹背心，”她说，“防弹背心挡住了子弹。”大家开始在她胸口抓攫，用力地拉扯。有人取出了子弹，是一团闪亮的变了形的金属。又有人拉扯她的头盔，但被她猛地推开了。“我没事！”她一遍又一遍地叫道。

这时，她能听得清楚一点儿了，能听到猎枪毫无节奏的射击声以及自动武器的平稳的回击声。

“把她弄走！”队长大声嚷道。

“不，我没事！”她高声地回应，可她的身体却不听使唤。她对自己说，你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脆弱——这是她的老战友曾经对她说过话。而他们却仍在拖着她离开，不让她站起来，无论她怎样反抗。

“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名州警用肩膀抵着车子的一侧问道。他向外稍稍倾斜探出身去，猎枪的子弹在他面前掀起了一片碎石，他又跳了回来。“本来还以为他们都在睡觉！”

贺瑞斯队长扯下面具怒气冲冲地望着谷仓。“我想他们是在耍鬼把戏，瘾君子们比常人起得要早。”

大家伸手扶她靠着警车坐起来。戴着面具她什么也看不清，她感到一阵

窒息。“放开我，”她叫道，“我还能战斗！”

“坐下！”贺瑞斯紧紧按着她的肩膀嚷道，“我没时间和你斗嘴，我在命令你。你上一次已经违反了命令，你不能再违反第二次。你待在这里，隐蔽好，不要再他妈的给我添乱。”

卡克斯顿想要争辩，但她知道他是不会对她的想法感兴趣的。“是的，长官。”她说道。他点点头，接着跳了起来，跑到另一辆警车的后面。她费力地摘下防毒面具扔到身边的碎石上，然后安下身来歇息。

枪战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才停止，他们押出了最后一个疑犯。之后，她只能看着其他州警神气十足地走出房子，手里拿着用塑料袋包裹起来的从毒品实验室里搜获的物品，上面贴着生物毒品标签。救护车运走了伤者，几乎是后来才有人想起派一名护理人员来看一看她红肿的胸口。他脱下她的防弹背心，解开她的衬衣看了看，然后递给她一个冰袋，并告诉她没事。在她正在解除装备时，彭特警士走过来看她是否无恙。“你错过了所有的好戏。”他咧开嘴笑着说，接着俯下身伸手拉她站了起来。在她起身时，她的胸腔里发出一阵轻轻的嘎吱声，但是她知道自己没事。“你来这里并不是要做这些，是吗？”他问道。

她摇了摇头，对他说：“我要回家了。”她从裤兜里掏出记录簿扔给了他，“接着，你可以写完这个报告了。”

4.

他们要我讲讲我的故事,我可不愿意,除非陆军部要我说,而且,没有人,没有一个活人可以叫我“逃兵”。所以我想在这些纸上写下发生在我和我的手下身上的事,以及我见到的恐怖的事情和发生的惨剧,还有我们所犯下的罪过。就是这些。



99 Coffins

还是让我从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之后说起吧,因为那次战役和我现在说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确定地说,缅因州志愿军第三步兵团是最后逃离炮火凶猛、血肉横飞的地狱的。当撤退的命令最后终于下达时,我们尽可能快地撤离。经过一段行军后,在一八六三年的六月二十一日,我们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叫做加姆斯普林的地方宿营。然而,我们还没来得及休息,军士手里端着蜡烛敲着小鼓来到队伍跟前传达新的命令。我们要执行士兵们都不愿接受的警戒任务。我们六个人——H连剩余士兵的四分之一——行进到队伍一英里之外的地方,在那里寻找敌人,并且,如果他们出现,就摸清他们的情况。海勒姆·摩尔斯最不乐意,我叫他装病人或是什么更差劲的。“什么鬼差事!”他嘴里咕哝着——他经常是这个样子,“在半夜把我们派到联邦军队的中心地区!老实说,他们是不是想让我们去送死?”

按照下士的职责,我本来应该揍他一下让他保持安静,幸好老好人比尔使我不必履行这令人不快的职责。“或许你想骑马回营地问问我们的上校,”他低声说道,“我敢肯定,他会很愿意听听你的意见。”

——阿尔瓦·格里斯特的陈述

5.

第二天早晨,卡克斯顿好不容易才睡着了。忽然,阳光一下子涌进房间来,照得她脸颊发烫。她试图翻身躲开,但是热量和光线却跟着她。她紧紧地闭上双眼,用力抓着枕头。

有软软的羽毛一样的东西在她的嘴唇上扫动。卡克斯顿猛地坐起来,迅速睁开眼睛,她差一点叫出声来。

“该起床啦,美人。”克拉拉说道。她小巧玲珑的手里捏着一支白玫瑰,刚才她一直在用纤柔的花瓣抚弄劳拉的嘴唇。

卡克斯顿深深地吸了口气,勉强地笑了一下。一阵紧张的气氛过后,克拉拉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克拉拉已经冲过澡了,潮湿的刘海粘结成一绺一绺的,就像一串长钉悬挂在额际。她穿着制服衬衣,没穿什么其他衣服。

“这么早,是不是太过分了?”卡克斯顿问道,眼里闪着亮光。克拉拉伸手把玫瑰递了过去,卡克斯顿接了下来。接着,克拉拉又从床头柜上端起一杯橙汁,也递了过去。

卡克斯顿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以便忘掉夜间的黑暗。像平常一样,她又做噩梦了。长期以来,她逐渐地学会了醒来时把它们忘记,而克拉拉学会了如何帮助她。

“棒极了。”卡克斯顿说着,喝了半杯橙汁,“几点了?”

“差不多八点了,我该走了。”克拉拉是兰开斯特县治安部的警事摄影师,从她们位于哈里斯堡附近的住处到那里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几个月来,卡克斯顿一直在劝说克拉拉来州警察局工作,这样她们就能在同一栋大楼里上班了。然而,到目前为止,克拉拉一直反对。

卡克斯顿喝着橙汁,而克拉拉已经穿好了衣服。“我也该起来了。”卡克斯顿说道。